

作者	心理系 黃心怡
作品名稱	Justitia
<p>裴芯哭著跑回房間，把臉埋在被子裡，身體不斷顫抖，想大聲哭卻害怕驚動樓下的人，只能不斷顫抖，讓悲傷釋放。</p> <p>「你出什麼事了？還好嗎？」裴愉從書房走來，看見自己的妹妹埋頭猛哭，心中不知所措，只能不斷問著：「還好嗎？」</p> <p>「……」</p> <p>「怎麼了？妳先不要哭！」</p> <p>裴芯更激烈地抽動著，感覺連床板都被震得一下一下。</p> <p>「啊……對不起對不起，那你先哭一下好了……」裴愉拿著水壺離開房間，下樓裝水，只看見母親板著臉，坐在木製沙發上看電視。</p> <p>躡手躡腳地走進廚房，裴愉拿起水壺倒水，看著水流入瓶中，流著流著……就滿出來了。</p> <p>「嘩啦嘩啦」的水聲引起母親注意，她往廚房走去，看見自己女兒正站著喝水，而站立的位置旁有一小灘水。</p> <p>「沒看見嗎？沒看見妳腳附近有水嗎？怎樣，是要我來擦嗎？」</p> <p>「沒事啦！等一下就會自己乾了，不用特別擦啦！」</p> <p>「你再說一次。」母親的臉色變成豬肝色，又暗又紅。裴愉看見此情此景，趕緊去拿拖把來，在母親面前認真地把地板擦乾。</p> <p>「妳們兩個，平時我就是太照顧妳們，對你們太好，連裝水都裝不好，還會溢到地板上！妳們兩個都大學生了，怎麼一點生活技能都沒有啊？我在你們這個年紀時，早就會自己洗衣服、自己煮飯、自己賺錢，什麼都自己來、自己做。啊妳們勒？只是要妳們讀書而已，就這樣一件事情都做不好嗎？啊？還敢在那邊說我都不關心妳們，我每天賺錢賺得要死要活，我有要妳們關心我嗎？啊？」</p> <p>「我又沒有說什麼，妳兇什麼兇啊？有話不能好好說嗎？」裴愉板著臉對母親說完後，把地板擦乾且將拖把放回原位，拿起裝滿水的水壺，直接往二樓跑去。</p> <p>「現在一個一個脾氣都很大啊！只會在家裡欺負家人，說幾句都不行……」母親不斷地碎唸。一想到自己為這個家付出這麼多，居然是換得兩個女兒這樣對待，越想越覺得不值，淚水便沿著臉龐滑落下來。</p> <p>裴愉走到房間，看到裴芯已經盤腿坐在床上，臉上滿是淚痕，眼睛直視前方，像一座孤城，被拋棄了，只留下無助的空殼。</p> <p>裴愉坐到床邊，一隻手用衛生紙幫忙拭淚，一隻手輕輕地握著裴芯的手，說：「妳不想說沒關係，但是我會一直支持妳的喔！別哭別哭！」</p> <p>「妳不懂，妳根本就不懂」裴芯轉過頭來看著裴愉，眼神所傳遞出的感情是絕望和無助，哪怕眼淚流光也無法釋放出心中的哀傷。</p> <p>「是，我是不懂，因為我不是妳啊！但妳可以跟我說說，我們一起想辦法解決！」</p> <p>「解決？連媽媽都只叫我解決自己而已！她從來都不曾站在我這邊過，只是要我反省自</p>	

己、要我自己發現自己哪裡錯。比起那些人，我覺得她更讓我心寒！」裴芯說著說著，眼淚撲簌撲簌地落下，滴在裴愉的手背上，裴愉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安慰她，只是緊緊握著她的手……

今夜特別黑，黑得嚇人，連星星偷偷穿著黑袍，噤聲躲了起來。

裴愉看著哭累了、躺在床上熟睡的妹妹，幫她把棉被蓋好。不知道在夢中她會不會比較快樂呢？希望她今晚能夢見一些開心的事情！

裴愉回到書房，打開檯燈，繼續擁抱那繁重的法律條文……

天一亮，裴芯就起身盥洗，收拾東西準備去學校了。

裴愉被一陣聲音吵醒，昨天晚上凌晨兩點才上床休息的她，感覺沒睡夠，像宿醉一樣，頭疼的很，她迷迷糊糊地瞄到書房有人影，說道：「小聲一點啦！我好睏……」

在書房收拾背包的裴芯被嚇一跳，更努力地放輕動作，小心翼翼的把書放進書包裡，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間，從衣櫥裡拿出要更換的衣服，緩慢地控制每一腳步，離開書房到別處換衣服。

裴愉醒來時，裴芯早已去學校了，她走到樓下，發現今天早上沒有早餐，而母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手端著炒飯，看起來是自己煮的。

「要吃早餐就自己去煮，我從今天開始都不煮了！」母親看著電視，話卻是說給一旁的裴愉聽。

「不煮就不煮，買外面就好了！」裴愉說完後，就回二樓梳洗一番，拿起手機，傳訊息問裴芯有沒有買早餐吃？要不要順便幫她買？換好衣服，提著書包，就去搭火車了。

下火車後轉搭公車時裴愉遇見雨萱，她在班上最好的朋友，兩人在公車上大聊特聊，或許因為都是法律系的學生，說話都相當尖銳，卻是兩人習以為常的聊天方式，互相不斷地推翻對方的論點，說著說著，兩人就在公車上大笑起來，一邊笑，一邊繼續吵，吵著鬧著，他們兩個聊起一些日常生活。

「雨！我妹昨天跟我媽吵架，大哭！」

「真假，妳妹人那麼『和氣』也會跟別人吵架喔？我以為她絕對是別人說什麼，她大氣都不敢喘一下呢！」雨萱特別加重「和氣」這兩個字，裴愉皺了皺眉。

「她不是懦弱，只是比較在意別人感受，這叫心思細膩好嘛！」裴愉說完對雨萱翻了白眼。

「屁啦！有什麼好在意的。妳多在意別人一分，就少關心自己一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擔心別人的想法有個屁用啊！大難當頭照樣各自飛啦！不敢放下別人的視線，這就是懦弱，少幫妳妹說話了！」

「可是我每次跟我媽吵架的時候，她能緩和我跟我媽的關係，讓我跟我媽和好，我就沒辦法啊！要是她的個性跟我一樣，我們家早就三國鼎立了。」

「這倒是，妳妹超適合當和事佬！但感覺也容易被欺負吧！我寧可欺負別人，也絕不容許別人欺負我！」

「庭上，我覆議！」

「對吧！啊妳妹也沒跟妳說出什麼事情喔！她感覺跟妳無話不談的！」

「沒，她這次很奇怪，什麼都不跟我說，只是一直哭，真的是！對了，雨，妳有沒有認

識資訊系的啊？」

「沒啊！等一下，資訊系……妳現在是在炫耀還是妳真的失憶啊？他們系學會會長不是在追妳，妳找他不就好了？」

裴愉露出狐疑的眼神看著雨萱，她對這號人物完全沒有印象。這時公車到學校那一站了，雨萱跟她一起下車往學校走去。沿路上，雨萱跟她描述長相、身高、外型……等，但裴愉卻一點印象都沒有。

「妳是太多人追妳，所以沒辦法每個人的長相都記得嗎！可恨的女人！」雨萱翻了翻白眼。

「我真的沒印象啦！喂！妳有他的FB嗎？我直接連絡他。」

雨萱用自己的手機查，沒找到。

「問一下系上的人吧！肯定會有人認識的！」雨萱對裴愉說著，裴愉拿出手機，打開通訊軟體，看見妹妹已經有回覆她訊息——「吃過了，謝謝姊。對了，昨晚如果有說比較重的話，妳別放在心上，昨晚我心情差……」

「真的是……唉！我怎麼會有這麼溫和的妹妹啊！」裴愉心想，回訊息給裴芯，要她別在意。回完妹妹的訊息後，打開班上的群組，問道：「有沒有人知道資訊系系學會會長的FB啊？」

裴愉送出訊息後便關掉手機螢幕扔進包包中，包包開始不斷震動，但她沒理會，雨萱也不顧震動的手機，她們兩個直接往教室走去。

教室裡滿滿都是人，大部分的位置都有人坐了，裴愉跟雨萱找不到兩個連續的空位，只好分開坐。裴愉坐下後從書包裡拿出手機，一一讀著班上群組的訊息——

「好像叫 Terry Guo」

「怎麼突然要啊？」

「我有他手機，要嗎？」

「他今天好像會來學校吧！」

「妳要找他幹嘛啊？」……裴愉看到姓名後，馬上用自己的FB搜尋，總算是找到那名系學會會長了。

「你好，我是法律系大三裴愉，想問一下不知道你們系的大二最近在忙些什麼呢？在哪裡忙呢？我有事情想找資訊系大二的人幫忙。」想了很久，裴愉實在是想不出什麼好理由，於是隨便瞎編一個。打完訊息後，裴愉放下手機，去上洗手間。

沒多久後回到教室，裴愉打開手機想要再問問裴芯今天狀況如何時，螢幕不斷跳出訊息通知，裴愉打開通訊軟體——

「大二最近在忙宿營啦！」

「好像都在全知樓六樓練習吧！」

「資訊系跟法律系在不同棟，很難有機會見到面呢！怎麼了，妳要找誰啊？說說看，我说不定也能幫忙！」

裴愉等到對方目前在線狀況顯示下線才回訊息——「謝謝，不過他們大概都什麼時候練習呢？」

裴愉才剛傳送訊息，對方突然就上線了，她嚇一跳，正想把通訊軟體關掉時，對方已經

傳訊息過來了。

「我可以帶妳過去找！今天要驗他們宿營的練習狀況，系學會會過去，妳要不要也一起來？妳不是要找人，誰啊？我來幫妳」

「喔！我只記得臉，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嗯……沒關係，你跟我說他們都什麼時練習就好了，我自己過去。」

「都是同一校的人，大家認識認識啊！不用擔心啦！」

「真的不需要，你跟我說時間就好了。」裴愉微愠，覺得莫名其妙！只是要他說一下時間，東拉西扯的，就是不想要一堆人去啊！這樣哪看得出妹妹到底怎麼了啊！手機上又顯示新訊息—

「還是我們中午一起吃飯，我在跟妳說他們練習的時間。」

雨萱轉頭要跟裴愉借書，看到她滿臉不悅地盯著手機，於是走到她旁邊，看看她到底是跟誰傳訊息。裴愉抬頭看見雨萱後，直接翻白眼，把手機扔給她。

雨萱看了訊息，對著裴愉做鬼臉，跟她說：「我來！」裴愉點點頭。

「那好吧！要在哪裡碰面，我跟我男友一起去吃。」

對方明明還在線上，卻不像剛才一樣迅速回覆。

雨萱把手機還給裴愉，對她眨眨眼，拿走她包裡的刑法概論後就回去原位置了。裴愉看見雨萱傳的那條訊息後，只覺得好笑，卻也發現剛才還在糾纏不休的傢伙，突然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過了一陣子後，手機跳出訊息提示，裴愉看了一眼，嘴裡唸叨：「下午一點啊……」

午餐裴愉跟雨萱和班上女同學一起吃，大家一邊討論今年國考題一邊聊著最近系上的八卦，其中有女孩問：「裴愉，怎麼今天突然找資訊系的系學會會長呢？」

「沒有啦！我妹是資訊系的，好像是系上出了什麼事情，讓她心情很差，想了解一下。」裴愉一邊說，一邊舀起濃湯喝。

「喔！妳妹還好嗎？」

「沒事啦！」

「……等一下，資訊系？資訊系沒有姓『恭』的人啊？」其中一名女孩說著，夾了一塊肉放進嘴裡。

「對啊！資訊系確實沒有人姓『恭』，我們兩個不同姓氏，她跟我媽姓，姓葉，叫葉裴芯」

「難怪，我想說妳們家的姓那麼特別，妳在學校又蠻出名的，資訊系那邊怎麼可能不知道有妳妹妹在啊！」

「要是知道大概他們系每個人都忙著跟妳妹打聽妳的事情吧！」

「那記得幫我保密喔！」

大家繼續吱吱喳喳地聊天，裴愉在其中也聊得很開心，她不時看向窗外，想著那個一直以來都乖乖聽話的小女孩，怎麼會跟母親起衝突呢？以前是母親只要心裡想著東，敏感的妹妹會感覺到後，便努力往東邊衝刺；而每次當她跟母親有衝突時，妹妹總會安慰她，也幫母親開脫，那樣溫婉乖巧的人，到底是發生什麼呢……

「裴愉、裴愉、恭裴愉」雨萱對著裴愉喊，裴愉才回過神來發現大家都已經吃飽在收拾

了。她趕緊大口大口扒著飯，迅速吃完收拾好，跟著大家一起走了。

快一點時，裴愉拉著雨萱一起到全知樓。一路上有不少男生主動獻殷勤，而裴愉只是給了一個禮貌性的微笑作為回應。當她跟雨萱到六樓時，發現有一大群人在那邊練習雙人舞，裴愉在人群中發現裴芯，於是雨萱跟她找一個角落，坐在那邊看裴芯。

雙人舞一開始相當正常，每個人都有舞伴，包含裴芯，前幾次輪轉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但輪到裴芯要跟某一個男生跳時，那個男生突然離開自己的隊伍，插進女生隊伍裡，裴芯就這樣被晾在那邊。等到下一次輪轉時，那個男生依然還在女孩的隊伍中，裴芯也依然沒有舞伴……

雙人舞蹈結束時，大家各自分散，原本應該要控制全場的總召，只是站在那邊看，沒有人幫裴芯說話。而裴芯一個人默默走到角落，身旁沒有其他人……

裴愉看到後很不高興，正打算出去問清楚，而雨萱卻拉住她，以眼神示意要她繼續看下去。

雙人舞結束後，是早操練習。大家跳一遍早操，跳完後，總召卻覺得裴芯跳的不好，要她在大家面前再跳一次。

裴芯對著總召說：「可是當天我是舉海報的，應該不用跳的很標準吧……」聲音越說越小聲，說完後低下頭。總召回她：「就算是拿海報的也要跳得好啊！怎麼可以就因為妳是拿海報的就不用認真練，快點跳！」其他男孩也在一旁起鬨，說著：「總召大人英明啊！」。

裴芯低著頭，在大家面前跳了一次。

早操不知道為什麼練了很多次，感覺大家已經很熟悉了，卻足足練習了五次。裴愉看了一下手錶，跟雨萱說：「我妹差不多要去打工了！」

「打工？不是要練習嗎？」

「我家不是離學校很遠嗎？她想在學校附近租房子所以去打工啦！」

「妳爸媽不幫忙出錢？」

「我爸？算了吧！他別又欠債就很了不起了；我媽說要不然就通勤，要不然就自己想辦法！」

「是喔！妳妹還真辛苦。」雨萱對著裴愉說，裴愉看著她，無奈的苦笑一下。

裴愉很心疼妹妹，沒抽到學校宿舍，只能租外面的房子，但外面的房子卻又那麼貴，沒有機車的裴芯只能長時間在學校裡做兼職，又要應付這些沒意義的活動，還被這樣對待，更讓裴愉難過的是，為何妹妹發生這些事情，卻不願意告訴她，雖然可以猜到她跟母親的對話內容，但她還是希望是妹妹親口告訴她的。

裴芯要離開時，跟大家說了再見，卻沒有一個人有回她，她低頭離開。離開沒多久，就聽到有人說：「真好啊！都不用練習！我們就在這邊練的要死要活，馬的！」

「人家要打工啊！哪有時間來練習啊！」

「反正在這邊練習還不是亂練，她的心思也沒放在這上面啊！」

「剛才看她一個人在那邊跳早操還蠻爽的，活該。」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著，裴愉很想衝出去把他們全部的人都罵一頓，可是雨萱攔住她。

「雨，你為什麼老是拉著我啊？」

「你衝出去，把所有人都罵一頓，然後呢？問題沒有解決啊？忪忪在班上的立場只會更艱難。你應該要跟妳妹聊聊，看要不要乾脆退出宿營，雖然可能會讓班上的人更討厭她，但至少你妹可以安心打工休息；不然的話就要叫她主動跟總召協調，看有沒有什麼折衷的方法！」

「我妹她非常溫和，怎麼可能會跟我媽大吵，她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想要抒發一下，結果我媽還罵她。而這些人給她難堪很久了，馬的，難道就這樣讓他們白白欺負我妹嗎？折衷？要是能折衷的話，我妹肯定早就處理好了！她做事比我周全，怎麼可能會不知道有這條路！」裴愉被雨萱拉出全知樓，在回法律系的教室路上跟雨萱說，語氣相當憤怒，讓雨萱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回她。

回教室後，裴愉一句話都不說，臉色難看到極點，連雨萱都不敢靠近她。班上男生跟平常一樣向她開玩笑，卻沒能得到平常的笑語回應，只被她惡狠狠瞪一眼。

裴愉獨自憤怒著，直到教授踏入教室，她才從怒火中爬起，從背包拿出課本上課。

上課時，教授提出了一個觀點「法律並非為了公平正義而設立的」，這讓裴愉覺得很不可思議，原本立志當律師的她，就是為了替無辜的人伸張正義，但如果法律本身都不是為了保障公平與正義的話，那她的理想不就不可能實現嗎？

或許是這個理念太衝擊了，全班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教授。教授笑著說道：「其實法律的目的，不在於懲處，而在於保護。保護被害人自然也得保護加害人啊！嗯……一樓有正義女神的雕像，那是最能代表法律形象，但她卻被蒙住雙眼，這代表什麼呢？有同學可以回答我嗎？」

雨萱舉手回答：「代表客觀、不徇私、一視同仁的審判所有人，不因任何外在因素而動搖其判斷。」

教授對雨萱微笑，揮揮手，說道：「是的，這位同學回答是正確的！那有沒有想過，所謂的外在因素並不一定是壞的，比如說民眾意識。前陣子發生了隨機殺童案，相信所有同學都有聽說吧！舉國譁然，民眾們認為這種傢伙肯定要判死刑，不然怎麼對得起受害者家屬呢？受害者家屬們也肯定希望加害者被判死刑；然而，相信各位同學都知道，是不可能判死刑的！絕對不可能！頂多無期徒刑，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法律代表的並非受害者家屬的意識、也非民意。它不支援惡的一方，同等的，也不偏向善的一方，它是完全自我獨立的！因此，它的判決不會受到民意控制，只依照現有法律來做為依據，所得出的結果，常常會跟大眾認定的公平正義有落差。所以在很多時候，總會有人罵『恐龍法官』，真的是法官的問題嗎？法官依法來判決，而非依民意來判決！只要沒有對應的法，永遠不會判成大家預期的。再回過頭來說，什麼算是公平正義呢？我希望大家要能夠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公平跟正義，絕不是你說的算！順帶一提，有時間說恐龍法官，不如說恐龍立委呢！哈哈！題外話，題外話，那我們繼續今天的課程……」

教授說完後，台下的同學還是吱吱喳喳地討論著。裴愉被震撼住了。她開始仔細想之前上課提過的案例，發現確實是這樣。哪怕是重大刑案，有時也得拖的好幾十年才能定讞，更遑論越往上打官司，審判結果卻越來越輕。她心裡很亂，不敢相信這就是正義，這就是保護善良的最後一道底線……

裴愉下課後急忙跑去找教授，想要釐清自己心中的疑問。雨萱原本還想繼續跟她談裴忞的事情，看見她匆匆忙忙地離開教室，擔心她該不會直接衝去找那些人算帳，便緊緊跟在後頭。

法學院在正義館裡，而一樓走廊的中央擺著正義女神的雕像。那位手握天秤，雙眼被蒙蔽的女人，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呢？她是否只能用雙耳來判斷正義？非善非惡的她真的有聽見嗎？聽見被害者的哭泣聲；聽見加害者的笑聲；聽見人民的怒吼呢？要如何從謊言的吶喊中，聽出真實的呢喃呢？若她充耳不聞，那究竟為何讓她成為公平正義的象徵呢？難道法庭會讓一位目不見耳不聞的人來當法官？如果不會，那她又怎麼能代表法律呢？代表正義呢？

裴愉發覺雨萱跟在她後頭，以為她也有問題想問教授，便往雨萱走去想跟她討論。雨萱擔心裴愉是來勸退她的，想著先到全知樓那邊等她就沒問題了！轉過頭便往全知樓走去。裴愉看見她掉頭走人，以為是剛才對她發火她生氣了，想著等一會兒在跟她道歉，於是回過頭繼續往教授辦公室前進。

教法學的教授是一位看起來很慈祥的長者，裴愉忘了先敲門，直接開門進辦公室時，他臉上也沒有任何不悅！依然保持著微笑看著這個面目清秀卻有點莽撞的女孩。

「教授，我想跟您討論一下剛才上課時您所提到關於法律不能代表公平跟正義的問題。如果連法律都無法保障的話，那對受害者而言，那些傷害、苦痛又要怎麼算呢？難道就白白被傷害嗎？」

「或許法律能幫一點忙。不過，你不覺得自己的事情應該得自己處理嗎？」面帶微笑，教授卻說出讓裴愉不敢相信的話，他接著說：「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國家公權力在介入時的一套標準，由國家制定的，它自然只需要對國家負責。而國家是什麼呢？是由主權、人民、領土、政府四大要素構成，在人民這塊，並不是只有被害人，加害人也算在人民裏頭，那你怎麼能要求它只站在被害一方呢？」

「可是，是加害人先做出不當行為，損害到別人不是嗎？既然如此，本就該要加害人付出對等代價了！」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漢摩拉比法典的思維嗎？那如果今天是一位長期被家暴的婦女，殺了長期施暴的老公呢？你也要用這種思維去理解嗎？」

「我……」

教授依然保持微笑，拿起桌上的馬克杯，緩緩地喝一口。

「同學覺得人類真的有進步嗎？古巴比倫時代的人跟現代人又有什麼差別呢？思想方式一直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改變！但環境卻早已不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那個時代下是鐵律、是正義，可是在這個時代卻難登上大雅之堂。這就是文明。但並不是說那套規則就不再適用了！別忘了，人始終都沒有改變，強欺弱，眾暴寡的想法深深烙印在血液中。回到法律來說，國家維護屬國家的正義，而你自身所認定的正義，必須由自己去維護，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去保護自己的正義，那又怎麼能要求別人要保護你呢？」

「可是，法律……」

「當你被別人打一拳時，如果你的正義是回揍他一拳，那就打吧！不用擔心訴訟，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但你不能想要『合法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對

應代價。人，是欺善怕惡的，不論是古巴比人還是現代人，如果你沒有確實讓對方知道你不好惹，大家就會認為你是可以欺負的，於是，全世界都會跟著踏你一脚，這時你才控訴法律沒有保護你，不是很可笑嗎？」

或許是教授一直以來給裴愉的印象跟現在所說的話落差太大，裴愉有點不敢相信這些話是一位教法學的教授會說出口的。教授的所有說詞，隱約表達出一件事情：法律，一點都不值得信任。

「你看起來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呢！不過也不用太訝異，畢竟，法律是人類創造的東西，只要是人造的東西，都會有破綻。而當你越了解它時，你會發現，在一般人眼中的銅牆鐵壁，其實是用紙做的。」

裴愉不知道之後自己是怎麼離開辦公室的，這一切是這麼詭譎「法律一點都不值得信任、自己的正義得靠自己來維護，怎麼會是這樣呢？那法律系又為什麼存在？培養多一點質疑法律的人嗎？」她覺得自己腦袋要爆炸了，於是走到學校裡的超商，找個位置坐下來休息。她看著窗外發呆，讓思緒慢慢沉澱，突然看見裴芯正抱著一堆文件從全知樓走出，她看著這個溫和善良的妹妹在大熱天抱著那一大堆的文件到處走，有點難過，也責怪自己沒有盡到姊姊的責任。

裴芯的背影讓裴愉想起了她被欺負的事情。那群可惡的傢伙，竟敢這樣欺負我妹妹……裴愉越想越氣，提起書包要去找那群人理論。

「自己的正義得自己去維護，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去保護自己的正義，那又怎麼能要求別人要保護你呢？」教授的話就這樣猛然衝入腦海中，讓裴愉放下書包，再次坐下。

裴愉把教授的話對應到裴芯發生的事上，她發現，或許教授說的是事實。首先，法律根本不會管這種小事情。就算不提法律，如果今天裴芯在被欺負時就即時替自己發聲，而不是乖乖地任人宰割，會不會事情不會走到現在這般田地，變成幾乎全班一起欺負她！那如果今天是她替裴芯直接給那群人難看，事情真的會得到解決嗎？裴芯大概會被排擠的更嚴重，那些人會更討厭裴芯，更找她麻煩的！而她也不可能每次都替妹妹出氣，那……

裴愉拿出手機，撥好了電話號碼，拿在耳邊聽著。

「裴愉，妳在哪？」

「早上對不起了，妳在哪？我有事跟妳談。」

「全知樓……不，我去找妳好了！」

「嗯……」

雨萱跟裴愉在韓式餐廳裡等著裴芯，一句話都沒有交談，裴愉約了裴芯跟雨萱一同吃飯。雨萱不時偷偷瞥向裴愉，觀察她的樣子。裴愉臉上表情沒什麼明顯變化，只是安靜地坐在那，暖黃色的燈光照在裴愉雪白的肌膚上，像被一身金色薄紗壟罩著，肅靜感油然而生，她神情沒什麼變化，但瞳仁中卻有著什麼東西在閃爍著。裴芯進到餐廳後，看見雨萱向她招手瞬間放鬆不少，她很擔心姐姐逼問她昨晚跟母親的事情，心想若雨萱也在，或許只是單純吃飯。在她坐下後，服務生來點餐，裴愉逕自點了三碗特辣豬肉石鍋拌飯，雨萱立刻出聲說：「我不吃辣，麻煩其中一份改成原味！」

「好的，所以是一份原味豬肉石鍋拌飯，兩份特辣石鍋拌飯嗎？」

「對！」裴愉回應後，服務生便轉身離開。



「……」裴芯盯著裴愉，說道：「姊，我不吃辣，妳不知道嗎？」

「不吃辣剛才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像雨萱那樣，直接說出來？」

「我以為妳知道，會幫我改！」

「妳不說出口，別人怎麼會知道；就算別人原先就知道了，妳不強烈地爭取，別人又怎麼會願意幫妳呢？」

雨萱在一旁看，她是第一次看見裴愉這樣對裴芯。

「姊，妳怎麼了？」裴芯有點不知所措，看了雨萱一眼，雨萱對她搖搖頭。裴愉繼續說：「我才想問妳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不說出自己的想法呢？」

「我剛才以為妳是在開玩笑，所以……」

「我不只說這件事情，還有妳在系上的事情！」

「咦？」裴芯睜大眼睛，她以為她聽錯了。

「我跟雨萱都看到了，妳被系上同學欺負的事情。他們刁難妳，妳為什麼不反抗？」

「我……我有跟總召溝通過我需要打工，可是，他們好像不把這個當成正當理由……我有拜託他們，但……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妳就任他們欺負嗎？他們不同意，妳可以直接跟他們攤牌，跟他們說那妳就不參加了，因為妳真的需要打工，我相信這樣至少他們會開始把妳的需求也列入考慮中。妳這樣不愠不火的說幾句話，誰會理會妳呢？妳自己不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正義，妳以為會有誰像英雄一樣跳出來保護妳嗎？」

「妳在罵我嗎？我是被欺負的那個，為什麼還要被妳罵？」斗大的淚珠落在桌面上，裴芯滿臉是淚。雨萱以為裴愉會到此停住，但裴愉卻繼續說：「是，我在指責妳！指責妳不懂得保護妳自己，任別人欺負。我告訴妳，這世上，只有妳能救妳自己，誰都救不了妳！還有，不是溫和，妳只是軟弱罷了。」裴愉皺著眉看著淚如雨下的裴芯，她想過了，就像教授說的，自己的正義得自己守護，誰都幫不了妳的！她希望自己的妹妹也懂這個道理。

雨萱抽幾張桌邊的衛生紙，遞給裴芯，說道：「芯芯，我跟妳說件事情吧！今天下午，我去全知樓六樓兩次，一次是跟妳姊，一次是我自己去的。妳們系今天是不是要驗收啊？好像是驗男舞跟女舞吧！我看驗起來的狀況很糟，妳們系的系學會會長破口大罵，聲音之大，我在一旁聽都覺得丟臉，說是跳得很爛，要再重驗一次！說完後就氣沖沖地走了。我以為妳們班的人會趕緊練習，但他們卻是坐在一起抱怨系學會，我想說發洩一下也難免，結果卻是他們罵著罵著就罵到妳身上去了。每個人都怨言不斷，認為不公平，妳都沒來練習，哪怕其實今天驗收跟妳完全不相干的東西。就這樣持續一段時間，始終都沒有人站起來練習，一直到妳姊打電話給我，他們都還繼續罵，罵妳、罵會長。妳覺得他們還算是明理的人嗎？妳覺得忍讓有意義嗎？妳已經告知說妳要打工，該練的時候也都有去練習，但明明跟妳無關的事情，他們卻依然中傷妳，可妳卻選擇當個可憐的受害者，不反抗，讓他們任意踐踏，妳難道都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悲嗎？」

「我也很生氣，可是都沒有人要站在我這邊……」

「為什麼要別人站在妳這邊，妳自己捍衛自己，不需要假別人之手啊！妳要替自己畫線，畫底線，只要超過這條底線，那就沒得談！只要有人超過底線，就得付出代價，這樣就好！妳姊跟我都沒有要怪妳，是希望妳不要再任人欺負了。」

雨萱拿衛生紙，走到裴芯旁邊，幫她拭淚。裴愉說道：「我今晚會跟媽媽攤牌。她根本就搞不清楚狀況，還要妳檢討，檢討什麼？檢討怎麼出生在這麼窮的家庭嗎？連外住都得自己賺房租！」

「恭裴愉，妳先讓妳妹把系上的事情處理好，在慢慢處理親子問題可以嗎？妳是希特勒啊？東西方一起開戰，想妳妹腹背受敵是不是？」雨萱皺著眉，看著對面那個氣憤的女人。

「好啦！」裴愉嘟起嘴對雨萱說。雨萱輕輕拍著裴芯的背，跟她說：「別哭了，沒事的喔！我跟妳姊都站妳這邊的，不哭不哭。」

「葉裴芯，妳得自己去做，我跟雨不會幫妳的，但當妳為了捍衛自己時所受傷時，我跟雨都會幫妳喝采跟上藥的！」

「嗯……我明天……會跟他們說清楚的！可是，我會不會就被排擠到畢業啊？」裴芯哽咽說著。

「妳現在有沒被排擠嗎？我跟雨去看的時候，全班就妳一個人站在角落，沒人過去跟妳說話，這樣不叫排擠啊？如果結果都是被排擠，還不如保護自己的尊嚴然後被排擠，至少妳還可以多賺點休息時間，不用那麼累。妳要是擔心以後沒人陪妳吃午餐，我跟雨以後都跟妳吃飯！馬的，我看誰敢動妳。」

「好了，一個法律系美女，怎麼滿口髒話啊！」雨萱走回座位，坐下後對裴愉不悅地說著。

雨萱開始跟裴芯說以前裴愉也被欺負過，後來裴愉當全班面前讓欺負她的那個人難看，系上就再也沒有人敢招惹裴愉了。而她也是在那時決定要交裴愉這個朋友的，班上也有不少人很佩服裴愉敢正面迎擊，輿論發酵後裴愉在班上就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了。

雨萱像說故事一樣說著，裴芯認真聽著，不知不覺中，服務生已經把菜端上來了。

裴愉很能吃辣，裴芯卻一點辣都不吃。餐點上桌後，裴愉要裴芯全部吃完，告訴她這就是任人擺佈的結果。最後，裴芯在滿是鼻涕和眼淚的情況下吃完那道姊姊特別點的餐。

夜幕低垂，身旁的人已陷入沉睡。裴芯看著窗外皎潔明月，想著很多很多事情。她轉身看著熟睡的裴愉，原來她也是很努力去爭取、去捍衛自己的正義才有今天。以前總認為姊姊長得漂亮，她肯定要什麼有什麼，原來她也有難過的時候！或許就像姐姐說的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自尊、正義付出代價。那她又有什麼好不平衡的呢！裴芯笑了，她面帶微笑地對著月亮許願後便睡去了。月光灑落，宛若銀白絲綢輕輕覆蓋著，給了裴芯勇氣，讓她繼續前行。